

最具人气作家
苏小暖倾心打造
言情顶级大作

唯美古风彩插+精美书签

随书赠送：

他的脑海中全是她的样子，
笑靥如花的样子，生气皱眉的样子，吃醋倔强的样子……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她早已经深入他的骨髓，深深地在他的身上烙下印记……

盛世风华

苏小暖 著

纷争走远，繁华落尽，
这一世，我只愿与你携手天下。

下
SHENGSHI
FENGHUA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盛世风华

苏小暖 著
SHEXIAONUAN
FENGCHUA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盛世风华 : 全3册/苏小暖著. —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6442-3

I. ①盛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48620号



书名 盛世风华
作者 苏小暖
出版统筹 黄小初
选题策划 孙红彦
责任编辑 姚丽
文字编辑 孙红彦
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
字 数 778千字

印 张 54

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,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442-3

定 价 89.80元 (全3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盛世风华

【上】
CONTENTS
目录

- 第一章 神秘男子 /1
- 第二章 阴差阳错 /17
- 第三章 心有灵犀 /39
- 第四章 面带桃花 /65
- 第五章 劫后余生 /83
- 第六章 栽赃陷害 /102
- 第七章 立下字据 /121
- 第八章 清贫小村 /132
- 第九章 天大误会 /146
- 第十章 追捕佳人 /163
- 第十一章 真相大白 /192
- 第十二章 死缠烂打 /213
- 第十三章 可怜兮兮 /238
- 第十四章 掳劫出府 /261



第十五章	下旨赐婚	/283
第十六章	嫁入王府	/300
第十七章	淮王出手	/326
第十八章	奇思异想	/348
第十九章	太后驾到	/368
第二十章	青梅竹马	/385
第二十一章	怀有身孕	/409
第二十二章	绝症之脉	/429
第二十三章	一场好戏	/448
第二十四章	彻底决裂	/463
第二十五章	曲意承欢	/482
第二十六章	与君长诀	/502
第二十七章	孩子出世	/546



盛世风华

【中】
CONTENTS
目录

盛世风华

【下】
CONTENTS
目录

第二十八章	消失湖面 /577
第二十九章	救出红波 /599
第三十章	互换身份 /632
第三十一章	终于重逢 /659
第三十二章	一个房间 /686
第三十三章	跟我回去 /710
第三十四章	埋下仇恨 /730
第三十五章	不祥之人 /748
第三十六章	差点小产 /775
第三十七章	愈演愈烈 /798
第三十八章	大结局 /824
尾声	/853



第二十八章 消失湖面

夜非白带着一批人马去了京郊。一次次惊喜，一次次失望，可哪怕是有千分之一的机会，他也不会放弃。

来到京郊外面的一个岔口，夜非白分配了任务，让他们在这附近仔细搜查。

女子产后，身子虚弱，要坐月子，定然走不远。所以之前夜非白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京城，后来又让人去搜京城附近的一些城镇，却忽略了这些偏僻又人烟稀少的地方。那个丫头那么精明，为了躲避他，什么地方都是肯躲的吧。

这些人马很快就朝着各个方向扩散开来。

这一日，阿婆准备在家里简单地给睿儿办满月酒，就在家中染了好几个红鸡蛋。妞妞想给睿儿送一份礼物——编制一个花环。她在山间摘着花，突然就见到山底下有一群人骑马上来。这些人穿着统一的服饰，看起来气势汹汹又十分眼生。

妞妞之前听到了，姐姐的相公娶了别的女人，对姐姐又十分不好，如今他正在到处寻找姐姐，想要抢走姐姐的孩子。妞妞瞧着这些人，心中大惊，急匆匆地跑回家，气喘吁吁，“不好啦，有一帮人骑着马要上山呢！”

苏影本在逗弄着睿儿，听到妞妞通风报信，面色一惊。难道夜非白竟找到这里？这个村子人烟稀少，又十分偏僻，几乎没有人到这里来。不过夜非白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暗阁，真的找到这里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。

苏影心中一凛，马上将孩子交给忠伯，让他抱着孩子带着行李，躲藏起来。然后苏影给红波化了一个老年人的妆，看起来脸上都是沟壑，十分苍老。她直接将红波送到村长家里，扮演他那死了多年的娘，让她躺着装病人。

而她自己则乔装打扮成村妇的模样，穿着半旧不新的衣衫，还用颜料在自己的脸上涂涂抹抹，将自己白皙的皮肤画成蜡黄的样子。她又故意将自己的眉毛画浓了一些，整个人看起来老了十几岁不止。

村里的村民并不多，个个都十分勤劳。男人白日都在外面打猎，女人就在家中做饭带孩子，洗晒毛皮和草药。苏影就如同村里的其他妇人一样，在陈阿婆院子里摆弄着毛皮和草药。

没过多久，一群穿着劲装的侍卫上山了，有十几个人，个个都看起来十分威严。侍卫们上山之后，就挨家挨户地搜查，对每一个人都仔细盘问着：“这村子里一共有几户人家？”

“最近有没有其他人经过？”

“你们再仔细想想，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。”

苏影本以为这些人只是随意盘问就走的，没有想到会搜查得如此仔细。她轻轻地松了一口气。幸好之前她让忠伯将所有的行李还有马车都藏好，否则还不知道会惹出什么麻烦的事。

这里的村民善良淳朴，他们同情苏影的遭遇，也纷纷唾弃那个“负心汉”，自然是不会将她住在这儿的事说出去。所以无论侍卫们如何盘问，所有的人都统一口径，“我们这里地方偏僻，山路崎岖，怎么会有什么人来？”

侍卫们朝着陈阿婆家走来。苏影弯着身子低着头，专心致志地弄着草药，仿佛对周围的一切事都不在意。

“喂！你们过来！”侍卫们由远及近。

“各位官爷，你们有什么吩咐？”阿婆忙迎了上去。为首的侍卫却不看她，只是盯着苏影。

苏影感觉那道犀利的视线落在自己的身上，呼吸微滞。她继续手上的动作，整个人看起来放松自然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侍卫朝着苏影走过来。苏影的脸色一僵。那个人一步一步地朝着她走近，每一步都仿佛踏在她的身上。她的脑海里顿时产生无数的想法，难道他已经认出了自己？

侍卫在苏影的面前站定。苏影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戒备，手指微微蜷缩。不远处的阿婆，脸上掠过一丝惊慌。

“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”

苏影低头看着手中不知名的草药，不知道如何回答，陈阿婆已经快步走了过来，“这草药是治疗腿伤的圣药，就算没有腿伤，每日泡泡脚也极能解乏。官爷整日在外奔波，需不需要拿回去一些？”

“下次吧。”侍卫想起王爷冷峻的面孔，摆了摆手，他又随意问道：“不知道村里最近可有其他外人过来？”

苏影摇着手，粗着嗓子道：“没有，我们村太偏僻了，已经很久没有外人来了。”

这名侍卫嗯了一声，带着人进屋里搜查了一番，“你们村长在哪里？”

苏影指着不远处，道：“就在那儿，第三间房子。”

她话还没有说完，那侍卫就带着小部分人朝着村长的家去了。想必是从村长那里也没有问出什么话来，又很快就从里面出来。



苏影本以为这些侍卫会马上就走，却没想到他们又在山上严格地搜查了一圈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天空中有雨丝飘下来。

春雨最近总是淅淅沥沥下个不停，好不容易看今天天气好晒会儿药材，没想到又下起雨来了。苏影忙帮着将这些药材往屋里搬。陈阿婆见了忙小声说道：“苏姑娘，你如今身子虚弱，不能淋雨，快些进去。”

“不碍事的。”苏影冲她笑笑，“已经出了月子了。”

“哎呀，不好，你的脸！”陈阿婆紧张地叫了一句。雨水落下来，冲刷着她的脸，她脸上黄色的颜料有一半被冲刷下来，一块一块的。

苏影下意识地捂住脸，“唉，我马上进去……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刚才那个侍卫又朝着苏影走了过来，“这位大婶，你能不能带着我们去附近的村落，这下雨天的我们路也看不清楚。”

苏影的身体僵在原地，唇角有些无语地抽了抽。雨越下越大，她能够感觉得出来，脸上的颜料正慢慢地被冲刷干净。她此刻简直是进退两难。要是直接走掉，肯定引起怀疑；要是转头，那就更是完蛋！她心中长叹，老天爷这是在跟她开玩笑吗？

就在这个时候，妞妞从屋里探出头来，噘着嘴巴，跺着脚，嗓音尖锐，“娘，我快要饿死了啦！”

苏影忙应了一句道：“来了……”

“快点啦，好饿好饿嘛！”妞妞就像个不懂事的孩子，生气地跺着脚，声音中带着哭腔。

“我马上来，马上就来！”苏影慌乱地朝着里面赶去。

陈阿婆无奈地对着官兵道：“这个孩子真是不懂事，要不这样吧……”

邻居一个大婶叫道：“各位官爷是要去隔壁的村落吗？我带你们去吧。那个村落还要再往山上走，这下着雨，倒是真容易迷路……”

苏影跑回家中之后，轻轻地呼了一口气。她抱着妞妞在她脸上亲了一口，“妞妞，谢谢你！”

妞妞扑闪着那双黑漆漆的大眼睛，唇边咧着羞涩的笑容。她倚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才跑回来说道：“姐姐，他们都走了哦！”

苏影听到他们走远，心中又隐隐觉得不对。夜非白既然已经查到这里，难保不会继续过来搜查第二次，自己如今已经出了月子，也不好继续在这里待着，早点跑路才是。

陈阿婆见到那群侍卫走远，也忙进了屋。她摸了摸妞妞的脑袋，“好险好险，幸好妞妞机灵。”

“是啊，多亏了妞妞。”苏影想起刚才的场面，只觉得脊背上发凉，她快速说道：“阿婆，我们在这里叨扰了那么多日，也该离开了……”

“可是，你的身体……”这段时间陈阿婆和苏影朝夕相处，她听到苏影要离开，

心中十分伤心。

妞妞一脸不舍，紧紧地抓住苏影的手不放。

“阿婆，那个男人势力滔天，我若是被抓住的话，这下半辈子只怕是没指望了。”苏影伸手揉了揉妞妞的脑袋，“若是姐姐有空了，一定过来看妞妞好不好？”

妞妞的小手慢慢地放开。

陈阿婆本还想开口留苏影下来，只是一想起她那个宠妾灭妻的丈夫，后面的其他话都说不出口了。如今最好的选择确实是让她马上离开。

陈阿婆转过身去，抹了一把眼泪，她快速地去准备了一些干粮递给苏影，“姑娘这一路一定要平平安安的。”

“王爷，属下并没有发现！”

“王爷，属下已经找遍了整座山，并没有发现。”

侍卫们陆陆续续地回来禀报。夜非白的心慢慢地沉下去，他微仰着头，雨水凉丝丝地落在他的脸上。影儿，你究竟躲到了哪里？

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前面视野模糊一片，凌风不知道从哪里找了把伞挡在夜非白的头上。

夜非白漫无意识地往前走去，凌风在旁边提醒了一句道：“王爷小心，前面有个坑。”

夜非白这才发现周围的景色有些熟悉，好像什么时候来过。他突然就想起来，曾经他和影儿一起掉入过这个陷阱。当时他还不知道影儿就是自己心心念念的面具姑娘，他只将她当成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在这个陷阱里，他无意碰上她的唇，他还能想起当时她气急败坏的样子。

掉入陷阱里之后，他的腿脚被竹子所伤，本以为她会撒下他，但她不仅没有撒下他，还将他背在身上。夜非白想起她瘦弱的背影，心里隐隐闪过一丝甜蜜，更多的却是伤感。他突然转过身，朝着一条小径往山上的方向走去。

陈阿婆刚刚送走了苏影几人，心里正伤心着，突然见到有个修长高大的男人朝着自己家走来。这个男人长得十分英俊，虽然头发和衣服都被雨水打湿，身上却没有半丝狼狈的味道，反而隐隐透着王者之气。

“公子，怎么是你？”阿婆一看到夜非白，马上热情地招呼道：“快进来躲躲雨。”

阿婆自然而然地将夜非白当成了苏影的朋友，并没有将他和苏影口中的那个负心人联系在一起。

夜非白走进屋来，随意地拂去身上的水，“这雨水还真不消停。”

“这春日里，最不缺的就是雨水！”陈阿婆边说着，边转身从厨房里倒了一杯温热的水递给夜非白，“公子，你喝杯水暖暖身子，这天气虽说转暖了，却也要小心生病。”

夜非白接过水道了一声谢，仔细地打量起这座房子。这才发现，不过才一年多的时间，这儿就变了个样子。之前，这里连张像样的凳子都没有，房子破旧不堪，下雨的时候还会有雨水漏进来，如今倒是崭新崭新的。他突然想起来，影儿以前和他提过吟姝的事。她说她让吟姝进这儿的货，既保证了村民能够卖一个公道的价格，又能保证吟姝的货源。

夜非白的眼角扫视了一眼房间中的摆设，刚要收回视线，却突然发现东边窗上挂着一根绳子，上面还挂着几个晾衣架。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，心中闪过一抹狂喜，站起来，走到窗口，朝着那几个晾衣架看过去。影儿一定来过这里。这种晾衣架是影儿自己发明的，说是这样能够将一些小件儿的东西固定好，不让风吹走。

他的唇边露出妖娆无双的笑容，紧盯着陈阿婆，开始旁侧敲击道：“最近天气转暖，你们的毛皮生意可还好做？”

陈阿婆一听到夜非白提起毛皮生意，脸上仿佛开了一朵花儿似的，“好做，好做！虽然这天气已经转暖，我们这边不需要毛皮，但是北寒之地长年飘雪，还是需要的。”

“说起来这吟姝倒是厉害，生意竟都能做到其他国家去。”

阿婆连连点头，声音中还有些自豪，“吟姝是我们东陵最好的商号，自然是什么生意都能做。”

夜非白抿了一口水，眼眸略略一闪，“这倒是，影儿若是知道，一定很高兴。”

陈阿婆见夜非白提起吟姝，又提起苏影，口气又熟稔，倒是有些好奇夜非白的身份，“不知道公子和苏姑娘是什么关系？”

夜非白眸光一闪，顿了顿，“我是她的哥哥，苏容。”

“原来你就是苏公子！”陈阿婆之前也听苏影提起过她有个哥哥，心中连最后一丝防备也卸下了，话也更多起来，“说起来，我们村真是多亏了苏姑娘，就是因为她给我们写了这封介绍信，才让我们和吟姝做起了长期买卖。你看，我们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，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人都住上了新房子，能够吃饱饭。阿七偶尔上京城还能买些新鲜的玩意回来。这要是放在以前，哪里敢想啊。”

夜非白的唇角挑起一抹极浅的弧度，“这儿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要不是门口的那棵大树，方才我都差点认不出来。”

陈阿婆笑得都合不拢嘴，“这都是苏姑娘的功劳。”

夜非白心中闪过淡淡的得意，只是很快，他的脸上滑过一抹担忧，“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。”

陈阿婆突然顿住，“公子，我跟你打听个事。”

夜非白见陈阿婆突然变得严肃，慢慢地问道：“阿婆请说，究竟是什么事？”

陈阿婆仿佛突然十分愤怒，她冷哼一句：“苏姑娘是个如此心善的姑娘，可她怎么会所托非人，竟嫁了那样一个负心汉。”

夜非白的唇角微微抽搐了一下。所托非人？负心汉？这什么时候变成了他的代名词了？

陈阿婆有些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这个挨千刀的浑蛋男人娶到这么好的苏姑娘是三生有幸！没有想到他竟宠爱妾室，还纵容着妾室伤害苏姑娘，如今还与苏姑娘抢夺孩子！这种臭男人就应该千刀万剐！”

夜非白看到陈阿婆愤愤不平的样子，假装吃惊地看向她，“这些都是影儿说的？”

“唉，苏姑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真是难为她了，幸好她现在逃出来了！”陈阿婆仿佛是松了一口气。

夜非白顿时都气乐了。他没有想到影儿竟然这样恨他，这样诽谤他！无论她恨他也好，诽谤他也罢，他已经能够确认她就在这里，只要能找到她，他一定和她好好解释清楚。

“都是我不好。”夜非白看向窗外的水雾茫茫，“我若多留心着她的事，如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。”

“苏公子也不要自责，苏姑娘说了这杀千刀的人前是个伪君子，背地里是个禽兽，谁也不知道他的真面目。”

夜非白的唇角再度抽搐了一下。他想着找到她后，是不是先好好修理一顿，然后狠狠地宠着她。

“我这段时间都在外地，回来后才知道影儿的事，心里十分难过。”夜非白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，“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，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她。”

陈阿婆说道：“苏姑娘远离了那个负心汉，日子一定会过得很好。”

“她毕竟是个女子，刚生完孩子，身子虚弱，哪受得住劳累奔波？”

陈阿婆的脸上露出了担忧的神色，“这……”

夜非白瞥了一眼陈阿婆，眼中流露出一抹浓浓的担忧，“她是个千金大小姐，从小就身子娇弱，我怎么忍心让她流落在外头。”

陈阿婆的语气中还是有些迟疑，“可若是苏姑娘被找回去，那个负心汉伤害苏姑娘怎么办？”

夜非白眉头微皱，慢慢地说道：“那个负心汉不能照顾她，我这个当哥哥的照顾她，我的妹妹怎么允许别人欺负！”

陈阿婆张了张口，想着要不要将苏影的行踪告诉他。

夜非白叹息声更重，“我现在真的很担心影儿，若是有我护着她还好一些。那个负心汉派出了那么多人，她要是被抓回去……”

“苏姑娘他们从后山的小路离去了。”陈阿婆一想起苏影有可能会被那个负心汉抓到，顿时心急如焚，“苏公子请快跟着我来。”

陈阿婆亲自带着夜非白朝后山那条偏僻的小路过去，她一边带路一边说道：“苏

公子，你一定要好好待苏姑娘……她真的是吃了很多苦。那日我见到她的时候，就昏迷在马车中……”

夜非白心中一痛，眸光却坚定，“我马上找她回来。不管未来如何，我这个哥哥会永远照顾她和孩子。”

陈阿婆听到夜非白的保证，心里也放松许多。她带着夜非白走到后山的小路，指着那个方向道：“苏小姐就是往这个方向去的，苏公子一定要快点将她追回来，免得落入了那个负心汉的手里。”

“我一定会追回她。”

苏影还在坐月子期间就让忠伯和红波准备好了退路，在河中准备了船只。同时，她还花了重金，雇了一个体力很好的船夫。她只知道，一定不能被夜非白找到，如果他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，一定也会抢走。

苏影在上船之前就和红波、忠伯分开，三人若是一起行动，难免目标太大。所以她和孩子走水路，红波和忠伯走陆路，到时候大家一起在南阳会合。

事实证明，苏影的预感十分正确。当她的船行驶出二十多米的时候，夜非白已经带着一帮黑衣人匆匆赶到了。

夜非白健步如飞，神色焦急，远远看到一抹杏色的身影一闪，分明就是影儿！只是等他跑近了，就见那船只已经开远了。他瞳孔微缩，心中愤怒无比，“苏影，你就这样急着逃离我！”

他感觉到苏影的无动于衷，心狠狠地揪在一起，瞪着那艘船，简直快气疯了，“难道你不想你儿子了吗？！”

苏影的手紧紧地握成拳。她怎么会不想！那是她怀胎十月千辛万苦生出来的儿子！但是，她不能回去！这辈子都不可能回去！

夜非白的怒吼中透着浓浓的苍凉和孤寂，“你若现在回来，往事我既往不咎！”

苏影的瞳孔幽冷，唇边泛起一抹嘲弄。他的所作所为，她此生都不会原谅，这辈子她也不愿意再见到他！她看着怀中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睿儿，伸出手指轻轻地刮了一下他粉嘟嘟的脸颊，轻叹：“睿儿，娘只能对不起你的哥哥，若是有机会，娘一定带他走。”

河岸上的夜非白几近咆哮，可苏影从头到尾没有回应他一句，“船夫，你快点走！”

船飞快地往前行驶，身后的喊声越来越模糊。夜非白眼睁睁地看着苏影从他的面前逃离，脸色苍白，心几乎从他胸腔里跳出来！她竟这样绝情，她对他竟没有半分留恋！

早就已经有属下去寻找船只，只是这里实在是太过偏僻，找了好久也只找到一个破旧的木筏。

夜非白沉下声道：“马上去追，一定要将她追回来！”他的双手紧紧地握成拳，

只觉得绝望，心中无限苍凉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终于有消息传来，“王爷，那艘船上已经不见王妃踪影。”

砰！那一直紧绷着的弦就这样断了开来。

天色渐渐地黑了，苏影暂时还没有看到身后有人跟过来，趁着有一条渔船靠近的时候就换了船。掌船的是个老渔夫，听到苏影有急事要赶去鹿州之后，马上就应承下来。

睿儿毕竟是个孩子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娘亲在逃亡当中。他喝完了奶，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着，挥舞着两只胖乎乎的小手，咧着嘴，不知道在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。

苏影忍不住低头亲了亲他的小脸，翘着唇，“傻小子。”

如今还是春天，又在江面上，还是有些冷。苏影生怕孩子冻着，将他裹得紧实了一些。她倚靠在船舱上，轻轻地拍着他的身体，给他唱着山间小调。她的声音绵软动听，小包子很快就沉沉睡了过去。

苏影低头看着怀中的小包子。如果此行顺利，以后他们就在南阳住下来。那里常年繁花盛开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应该是最适合睿儿生长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听到老船夫在外面叫道：“夫人，吃饭了。”

苏影应了一声，老船夫就掀开了帘子，将饭菜端了进来。饭菜有些简陋，老船夫似有些不好意思，“船上的东西并不多，夫人将就着吃吧。”

“在这江面上还能吃上热乎乎的食物就已经很好了。林伯，麻烦您了。”苏影笑了起来，她放下孩子，将饭菜接过来放在矮桌上，“您一起吃吧。”

老船夫在一旁坐下，笑道：“这个鱼是江鱼，是早上刚抓的，一直养着，很新鲜。”

苏影尝了一口，笑道：“林伯，您的手艺真不错，很好吃！”

林伯有些得意地说道：“常年在外捕鱼为生，总要给自己做顿好的！说起来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正是虾蟹肥美的时候，到时候做成醉虾醉蟹那才叫作美……”

苏影听到林伯这样一说，顿时馋虫就冒出来了，“若是有机会，定要尝尝林伯的手艺。”

“夫人若是要品尝，我就早些日子备下。”林伯随意地问道：“夫人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要去哪里？”

苏影生怕他被夜半非白抓住盘问，笑道：“走到哪儿算哪儿吧，我也不知道去哪儿。”

林伯有些惊讶地看着她，“你一个女子带着个孩子，一定会很辛苦吧？”

苏影下意识地看着孩子，眼中都是温柔的神色，“这个孩子是我的全部，又怎么会辛苦？”

“那孩子的爹都不会担心？”老船夫说完见苏影顿住，满是沧桑的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，“对不起啊夫人，我这是多嘴了……”

“没什么，孩子的爹已经厌弃了我们……”苏影有些自嘲地扯了扯唇，“以后我

们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了。”

船夫听苏影这样说，张了张嘴，顿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苏影笑了笑，转移了话题说道：“林伯常年在水上跑，也不会觉得厌倦？”

林伯说道：“我们自小在江边长大，也不觉得有什么。”

苏影又随意地问道：“不知道林伯对鹿州可了解？”

林伯对这鹿州最是熟悉，“鹿州并不算远，听说那边最近开遍了桃花，十分漂亮。鹿州往前一些就是青城，是个十分繁华的城市，客栈也多一些……”

苏影听着林伯说着这沿江的几个城市，考虑着究竟上哪儿歇息一下比较好。

天色渐渐黑下来，船继续往前行驶着，林伯披着厚厚的棉衣坐在船头，苏影的心却一直紧绷着。她根本不敢睡去，她知道夜非白的人马迟早会追上来。

不过红波也应该做好准备了吧。她之前已经吩咐过红波，让她去找几个身形与自己差不多的女子，装扮成自己的模样，混淆夜非白的视线，让夜非白以为她走了陆路。

苏影将熟睡的小包子背在身后，她得找准时机离开这条船。船拐了一个弯，朝着西边的方向行驶，这段河水十分宽广，水流也有些湍急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条商船自西往东开来。在擦肩而过的时候，苏影找准了时机，背着孩子悄然跃上了这条船。这是一条很大的商船，长度约有百米，船身也很高，有三层的样子。

船上有人在巡逻，苏影突然听到有一个男声说：“那边好像有什么声音，你去看……”

苏影听到有脚步声朝着自己走来，屏住呼吸，猫着身子悄然无声地往最底层走去。

“怎么还没睡？”一个声音从前面传来，声音含含糊糊的，带着睡意，想必是去找茅厕。

苏影微微一怔，暗自庆幸已经深夜，船舱之中漆黑一片，对方一定看不到她的脸。她含糊地应了一声，那人并没注意她，从她面前走了过去。苏影松了一口气，往前走的时候脚步放得极轻，她边走边飞快地找寻，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空着的狭窄房间。

苏影坐在狭窄的床上，将小包子从身上解了下来，想将他放在床上。小包子张开嘴来，“哇！”

苏影心中顿时浮现出一抹不好的预感，她几乎要抓狂了。在这种时候，平日里总是乖乖的小包子竟然要掉链子！她忙解开衣服给他喂奶，只是小包子吃了几口奶就饱了，扁着嘴巴一副要哭的样子。

苏影瞪着他，双手合十，“小笨蛋，现在不许哭。”小包子可不会配合他娘亲，张嘴，“哇！”

在这寂静的夜里，他的哭闹声必然会显得特别刺耳，到时候她想不被发现都难。苏影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飞快地从包中拿出了奶嘴塞到了睿儿的嘴巴里，让他含着玩。

这个奶嘴是苏影还在王府的时候派人做的，不过一直都没有派上用场。她暗自庆幸，幸好一直带着。小包子得到了个新奇的玩意，吮着玩，就不再哭闹了。

苏影连续换了两艘船，心里也安定了一些，躺在床上慢慢地睡了过去。

第二日，天蒙蒙亮，苏影就听到外面有人道：“所有的人都去甲板上！”

苏影隐约听到有人在问道：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，听说是京城有个大户人家走丢了小姐，过往的船只都要被盘查。”

商船上所有的人都到了甲板上等待盘查，唯独苏影带着孩子藏在角落中。她瞧着这个阵势，冷冷一笑。夜非白还真是了得，竟在短短的短时间内，将这附近的水域都设下关卡。前面有数十艘船正在等待盘查，只怕很快就要搜到这艘船上，到时候自己要怎么逃过这一劫呢。

苏影望着汹涌湍急的河流，突然觉得有点难。对方要找的是个单身小姐，若是有人能够短暂地冒充一下她的丈夫就好办了，只是……

这个时候，商船的附近有一艘画舫停了下来，里面走出来一名白衣男子，懒懒地伸了伸胳膊。这是名年轻的男子，他的容颜精致，一双眼睛漆黑而清澈。微风吹过，他黑亮的头发肆意地在身后飘扬着，整个人身上透着一种淡淡的慵懒。

画舫靠得很近，苏影就听到了主仆两人的对话。

画舫上的下人似乎有些抱怨地说道：“公子，前方封锁了水路，好似在找什么人。”

“哦……”白衣公子随意地应了一声，“封锁就封锁吧，也不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。”

下人的语气着急得不得了，“这样又要耽搁一些时间了！”

“无碍，权当停下来看看风景吧。”白衣公子轻扯唇角，望着远处的江景，“饭好了没有，本公子饿了。”下人忙说道：“已经好了，奴才给您端到里头去。”

“不必，就在这儿吃。”

下人给白衣公子支了桌子，又将饭菜摆放好。

“公子，您一点都不着急吗？”下人见白衣公子慢悠悠地用着饭，“您第一次做生意就碰到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还不知道二公子怎么挤对您。”

“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好着急的？”白衣公子一副天塌下来都无碍的模样。苏影腹诽着，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。

过了一会儿，白衣公子又幽幽地说道：“本公子可能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吧。”

下人着急了，“公子，您从小就会打算盘，您不会做生意谁会做生意？”

“吟姝公子。”白衣公子的语气中有些崇拜，“他简直就是个神话！”

苏影唇角微扯。

下人忙说道：“您都说是神话了，还提他做什么……”

“吟姝公子在短短的时间就将吟姝做成了东陵国第一商号，分号开遍了整个东陵，甚至开始开到国外。这次我们去京城也看过了，吟姝所有的东西只要一上市就被一哄而抢光……那样的场面多么令人震惊。”

“公子，您的那批货也马上会被人……”

白衣公子自嘲地笑笑，“其实老二说得没错，那批衣服并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，别的老板怎么会要我们的货？”

下人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了。他紧张地说道：“公子，您可千万要对自己有信心啊，我们那批货并不是小数目，若是堆积的话……”

“听天由命。”

苏影大致上听出了个大概，她的唇边勾起一抹浅笑，“这位公子，听你的口音是江南人士吧？”

白衣公子淡淡地看了她一眼。这个坐在角落中的女子做村妇打扮，却掩盖不住她那张绝世的容颜。她有一双极美的眼睛，说起话的时候，眼眸清冷而淡然。

她手中抱着孩子，应该已为人母，可看起来却仍旧像是二八少女一般，皮肤泛着白皙而亮泽的光芒。

白衣公子笑了笑，“夫人说得是。”

“我刚刚无意间听到公子的话，可否冒昧地问一句公子，公子堆积的货是什么款式的衣服？”

白衣公子身边的下人见到苏影一副村姑打扮，胡乱地朝着她挥了挥手，“去去，你懂什么！”

白衣公子连忙喝住下人：“不得无礼。”

他看了一眼苏影。她看起来很安静，可她身上就是有一种魔力，让人忍不住被她吸引。他好奇地挑了挑眉，“莫非夫人对衣服也有什么研究？”

苏影微微一笑，“在生育之前，我曾在吟姝里做过活，对这些也略懂一二。”

“吟姝？”白衣公子的眼眸一亮，脸上露出些不可置信的神色。

苏影微微一笑，眉目温婉，“是。”

白衣公子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，“不知道可否请夫人到船上进一步说话？”

苏影抱着孩子上了他的画舫。

白衣公子从怀里拿出了一张纸交给苏影，这是他们的设计图。他见苏影紧盯着设计图，神色认真，心里也有些打鼓。他慢慢地问道：“不知道夫人觉得这样的款式如何？”

苏影略一沉吟，实话实说道：“并没有什么特色。”

江洵有些泄气。阿达听了苏影的话，怒道：“胡说，这是我们公子熬了好几个通宵画的，多么与众不同，怎么没有特色了？”

苏影并不恼，指着一个细节道：“你看这样的衣服虽然穿起来十分宽松，但是很